



“紧箍咒”还是“安全网”？ ——商业银行构建中长期资本管理体系

马 括

摘 要 当前，国际市场变幻莫测、国内转型阵痛叠加后疫情影响，对我国经济复苏与发展带来系列挑战。商业银行经营形势发生巨变，资本管理中长期压力急剧增加，新形势下如何前瞻进行资本规划成为商业银行的核心命题。考虑商业银行资本管理面临的严峻形势，需有效分析战略需求、监管要求、行业实践和自身管理能力等构建中长期资本规划的关键要素，从价值创造战略、内源平衡资本规划、精细化管理水平提升、数字化转型升级等方面入手把握实现中长期资本管理的关键路径选择。

关键词 资本 资本规划 战略规划 监管要求

一、引言

商业银行作为我国金融体系提供优质金融服务、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载体，是践行金融工作政治性、人民性的主力军。但在内外部经营环境变化的情况下（于涛等，2023），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持续走低，资本成为商业银行经营发展的瓶颈约束。随着我国资本监管政策不断完善，2023年11月新《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资本新规”）发布，银行需不断完善自身资本管理机制和提升管理水平。考虑当前银行资本管理形势严峻，阐述银行中长期资本规划逻辑及实现路径，明晰自身资本偏好水平与业务发展的关系，对银行提升资本管理水平和长期

稳健经营具有现实意义。

二、银行中长期资本供需承压

近年来，面对三重压力（张晓晶，2022），我国银行业息差持续收窄，资产持续刚性增长，商业银行中长期资本供需承压。资本新规的实施进一步提高了商业银行资本管理的难度。

（一）资本需求刚性增长

商业银行资本需求为风险加权资产（RWA）增长，具体包括以下三方面因素。一是规模因素，资产规模投放增长本身推动风险加权资产增长。资本市场波动加剧，存款被当作理财产品的替代品推动资产增长（马源和金玥，2022）。2019—2022年银行业资产年均复合增速为

马括，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文系个人观点，与所在机构无关。



11.09%^①，2023 年前三季度增速为 12.08%。二是结构因素，业务结构变化导致资本占用密度变动，推动风险加权资产增长。如信贷业务平均风险权重普遍高于同业投资业务，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服务实体经济的决策部署，同时对冲息差收窄对盈利的影响，商业银行普遍加大信贷投放力度，推动风险加权资产持续增长。三是监管规则或要求调整可能推动风险加权资产增长，如资本新规风险权重调整、理财回表等特殊因素存在推动风险加权资产增长的可能。整体上，2019—2022 年银行业风险加权资产年均复合增速为 9.93%^②，2023 年前三季度增速达 9.76%，资本消耗需求刚性增长。

（二）资本供给承压

内源资本补充能力趋弱。近年来受息差收窄、经济下行减值计提提升等多重因素影响，银行盈利能力（利润增长）趋缓，内源资本补充能力趋弱。当前我国商业银行收入结构高度依赖息差收入（2022 年和 2023 年上半年 42 家上市银行利息净收入占营业收入分别为 74.8% 和 72.9%^③），息差收窄对盈利影响显著，2022 年银行业息差水平由 2018 年的 2.18% 下降至 1.91%^④，下降了 27bps；2023 年末 1 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从 2022 年末的 3.65% 下降至 3.45%（5 年期从 2022 年末的 4.30%

下降至 4.20%）^⑤，进一步下降 20bps（5 年期下降 10bps）；同时，2023 年 8 月 31 日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降低存量首套住房贷款利率有关事项的通知》，存量房贷业务收益率下滑进一步加速息差下探；在负债端付息成本保持刚性情况下，银行息差面临持续收窄压力。银行资本供需两端持续偏离，2023 年上半年银行业净利润同比增速仅 2.56%，较资本耗用增速低了 5.38 个百分点；资本供需偏离不仅会影响银行自身风险缓冲和稳健经营能力，也影响信贷投放支持实体经济的可持续性。

外源资本补充渠道有限且实施难度大。我国虽结合国际实践不断创新资本补充工具，但当前银行业可用资本工具仍十分有限，特别是核心一级资本，主要包括上市 IPO、定向增发等，普遍具有实施周期长、实施难度大的特点。实施过程中也存在银行股破净（市值与净资产的比例小于 1）的困境，难以满足发行权益工具定价不低于 1 倍净资产的要求。因此，外源资本补充面临工具有限、实施难度大、周期长、资本市场对于高频融资反应偏负面等多重制约。

（三）资本新规要求的管理能力提升

资本新规对业务风险权重调整有升有降，但降低多依托管理能力达标。资本新规全面修订了风险加权资产计量规则，风

① 根据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数据季度法人监测表《2022年商业银行主要监管指标情况表》和《2018年商业银行主要监管指标情况表》整理获得。

② 同①。

③ 数据根据Wind整理获得。

④ 同①。

⑤ 数据源于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官网利率定价自律LPR的历史数据。



险暴露划分更细，对应风险权重有较多调整。资本新规考虑我国商业银行信贷业务为主的结构特点，若满足相关管理要求，资本压力可能有所缓解。但资本新规实施对商业银行资本管理提出系列要求，如制度审慎、管理有效、业务流程精细和数据治理完备，若管理不达标可能面临增加资本耗用。且资本新规将轻压缺口视为第二支柱资本要求，进一步提高资本充足要求。

三、制订资本规划的关键要素

面对内外部形势变化，商业银行需因势利导，统筹考虑满足监管期望、与自身战略相得益彰、符合自身市场定位及适应自身管理水平等关键因素制订资本规划。

（一）建立与战略相得益彰的资本规划

1. 资本对战略的支撑、约束和引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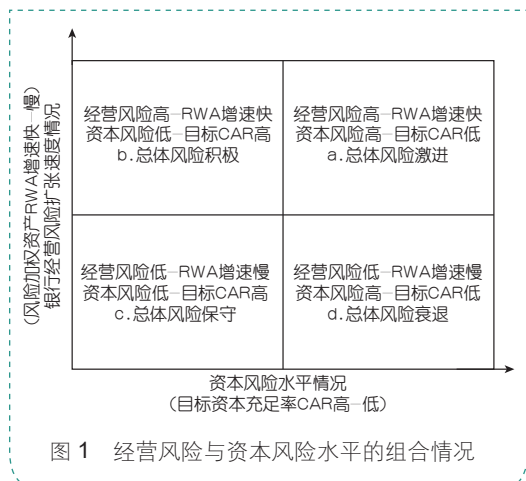
资本规划是保障战略规划，实现获取、使用和生成银行生产经营关键资源资本的中长期策略集。实践来看，资本规划与战略规划可从以下方面衔接发挥作用。一是支撑战略发展所需的资源，为战略发展“搭桥铺路”。具体表现为，依托年度预算和战略业务方向测算资本需求，结合盈利增长、息差变动和风险成本变动等因素确定内源资本供给，进一步考虑存量资本工具赎回情况，把控分红派息或存量资本工具赎回特殊时点，据此确定资本补充计划和策略，保障战略发展资本需求。二是约束战略方向，保持战略定力。商业银行中长期发展经常被“阶段性经营压力”等因素扰乱或打断，制订资本规划，做既定方向范围内的事，为战略发展扎紧“篱笆”边

界。具体表现为，按照资本规划明确的资本充足率管理目标，确定年度资本配置预算，保持资本总量刚性约束，综合平衡长期和短期资本需求。三是动态引领战略规划调整。将资本规划融入战略规划评估范围内，推动资本价值评估工具成为战略动态校准和优化的刻度尺，建立全生命周期价值创造评估理念，推动形成综合价值创造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具体表现为，根据综合收益评价工具（风险调整的资本收益率RAROC、经济增加值EVA等），定期对各类业务进行全生命周期的价值评估，分析价值创造变动趋势，推动战略规划业务方向优化或适时触发战略规划再调整。

2. 适应自身风险偏好的发展战略与资本水平组合

经营风险（银行业务扩张速度和方向）由特定经营战略决定（王中，2023），资本风险由资本规模和结构决定，它们共同决定银行经营发展总体风险水平。经营风险与资本风险从逻辑上讲共有四种组合形态（图1）。

① 高经营风险和低资本充足水平。总体风险较为激进，更符合股权相关投资者利益，难达普通债权人和存款人的期望。因相对较少资本投入即可冒进前行，若能侥幸维持，股权投资者则能获得极大收益。但这种冒进面临较大总体风险，在外源资本补充难度大的情况下，若银行盈利未达预期，或突发大额风险暴露，或调整业务方向增加资本消耗，都将使银行面临业务停摆风险，容易击穿资本生命线，引发市场负反馈。



② 高经营风险和高资本充足水平。因快速扩张产生的经营风险被高资本水平的低资本风险中和，总体风险中等水平，属积极发展策略，更可能同时符合股权投资者和存款人等利益相关人的期望。该策略多出现于银行高效发展的成长期或初创期，其维持需要依托风险水平提高带来收益水平的提升，并向投资者展示良好的回报预期，进而降低外源资本补充难度，进入内外源资本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高效状态。结合当前银行业息差下行等影响，实现该风险策略的难点在于风险扩张如何带来收益水平的稳定或提升。

③ 低经营风险和高资本充足水平。银行风险总体相对较低，更加符合存款人等债权人的利益，难达股权投资者的预期。较高的资本充足水平和较低的经营风险扩张速度显著降低了银行破产危及债权价值的风险，但高资本水平而无发展需求会形成资本闲置、拉低资本使用效能，进而难达股权投资者预期。这种情况通常出现在需求较低，盈利水平相对较稳定的成熟期银行，该类银

行发展动能不足，利润积累能够维持较高水平，风险策略可能较为保守。

④ 低经营风险和低资本充足水平。银行的总体风险看似相对偏低，经营扩张速度慢资本需求低，进而保持较低资本水平，提升资本收益水平。但实际上这种情景多为衰退银行的情况，经营发展没有方向，盈利能力较差无法维持较高资本充足水平甚至开始蚕食存量资本，拉低资本充足水平。

战略经营风险与资本水平协同是制订资本规划的重要原则，需要结合发展阶段和形势，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的资本规划策略。

（二）筑牢监管要求的资本规划底线

降低合规风险是资本管理的基本出发点。商业银行高杠杆经营易引发道德风险、造成风险外溢的特性使银行面临一系列监管，资本监管可谓银行监管最重要的红线之一。商业银行需在现行监管要求、潜在监管要求和差异化监管要求等方面筑牢资本规划底线。

1. 充分满足现行监管要求

根据资本新规要求，“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包括最低资本要求、储备资本和逆周期资本要求、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要求以及第二支柱资本要求”，考虑逆周期资本要求暂为零，普通商业银行面临监管底线要求分别为7.5%、8.5%和10.5%；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按组别增加附加资本要求（0.25%~1.5%），若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按孰高确定；第二支柱资本要求通常为各家机构自行评估报监管后确定。商业银行进行中长期资本规划时需充分考虑现



行监管底线要求。

2. 合理考虑潜在变动监管要求

除前述当前监管要求外，商业银行还面临着一系列潜在变动的资本监管要求。一是潜在第二支柱要求。资本新规明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及其派出机构有权在第二支柱框架下提出更审慎的资本要求，确保资本充分覆盖风险。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及其派出机构有权确定第二支柱资本要求应由核心一级资本、其他一级资本或二级资本来满足”。后续我国第二支柱监管要求会不断完善，商业银行第二支柱附加资本要求可能有所提升，为此应保留一定的资本缓冲空间。二是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要求潜在提升可能。《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办法》规定，每年进行一次系统重要性银行（D-SIBs）评估，评估结果共五个组别，系统重要性银行组别主要由资产负债规模、同业业务、金融基础服务、衍生品等业务指标市场占有率决定。商业银行需前瞻判断业务发展、行业相对位置变化等提升组别带来的附加资本要求。三是逆周期潜在资本需求。随着经济金融形势变化，商业银行可能面临逆周期资本调整。2020年9月，人民银行和原银保监会发布《关于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的通知》，明确逆周期资本缓冲比率初始设定为0，按年评估，适时调整。结合当前经济形势看，短期内增加逆周期资本附加要求的可能性相对较低，后续仍需结合形势变动前瞻研判。

3. 统筹评估差异化监管要求

随着我国资本监管政策的不断完善，

形成了机构维度和资本层级维度等多维度的差异化要求体系，银行需统筹考虑差异化监管要求，设定差异化资本充足率管理目标。一是机构维度包括D-SIBs和分档的差异化监管要求。随着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D-SIBs）监管体系的不断完善，我国建立了D-SIBs分层的差异化资本要求体系；资本新规进一步丰富差异化体系，建立分档计量和管理的差异化监管体系，并提出依据资本充足率水平等对银行机构分级设定风险权重。二是资本层级差异化监管要求。存款保险评估和宏观审慎评估（MPA）均把资本充足率纳入考量，多为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要求，构成了资本分层级的差异化监管要求。可统筹考虑附属资本工具付息成本和收益，以及因评级提升带来的融资成本降低等，设定差异化资本充足率规划目标。

（三）结合同业实践确定目标合理阈值

对标同业，探究资本水平与风险状况相适应的合理阈值。资本指标在外部评级中处于核心地位，一直以来备受投资者和分析师等各方关注，是判断银行经营稳健性的“温度计”。直接判断银行风险状况和对应合理资本水平难度较大，可通过对标行业相对位置判断资本水平与风险状况的适应程度。分析研究同业资本水平，可作为设定资本规划合理阈值的参考。具体来看：根据核心一级资本规模选取6家全国性上市银行作为样本，其核心资本充足水平平均处于行业领先水平，按从结果向过程的回溯分析法可认为该6家机构具有行业领先实践。对其监管要求、经股东大会审

议后的资本规划目标要求、2022 年末核心资本充足率实际值及近三年资本充足率实际值进行分析可知，行业实践的规划目标较其自身监管要求普遍具有 1~2 个百分点的核心资本缓冲；在实际管理中进一步保持 2~5 个百分点的核心资本缓冲（表 1）。可通过分析行业相对位置和发展阶段差异等，在差异调整的基础上设定自身资本规划目标。

（四）建立与自身管理能力相适应的资本规划目标

商业银行需结合自身资本管理能力，建立与自身管理能力相适应的资本规划目标。商业银行所适用的资本计量方法不同，资本管理能力要求存在差异，业务结构变动带来的资本波动幅度存在明显差异。一是资本新规二档和三档银行适用的资本计量方法风险权重较为离散，业务调整带来的资本波幅大。风险权重的设定较为简单，依据业务类型、期限结构等确定；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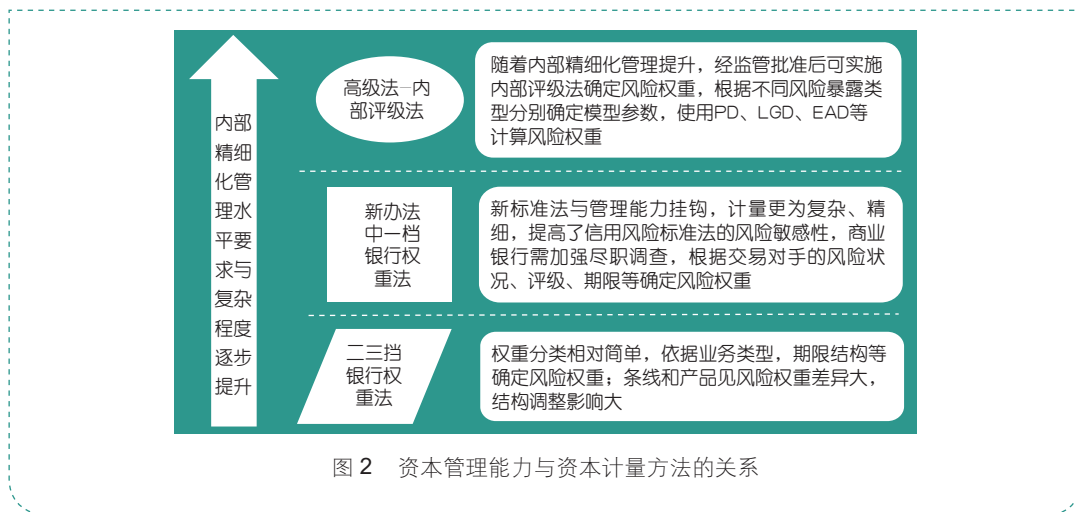
险权重较为离散，连续性低，各条线和产品间风险权重差异大，若业务发展预期调整，带来的资本占用波动幅度较大，结构调整对资本影响大。二是资本新规一档银行适用的资本计量方法连续性提升，但管理水平带来资本耗用差异大幅增加。资本新规一档银行适用的计量方法细分风险暴露分类标准，提升风险权重的风险敏感性，相对而言风险权重设置的连续性有所提升，因发展预期变动、结构调整带来的资本占用波幅降低。但新规强调计量和管理“两手硬”，前置管理能力要求大幅提升，业务信息了解程度对银行资本占用带来了较大影响。三是高级法管理要求最高，业务结构变动带来的资本波幅最低。在资本管理能力达到规定要求，实施高级法时可自行评估一些资本占用参数，不同业务风险权重的连续显著提升，信贷业务与非信贷业务平均风险权重的离差显著低于权重法，因结构调整带来的资本占用波动显

表 1 实践领先银行核心资本缓冲情况

机构	监管底线要求 ^①	管理目标		2022 年核心资本充足率	实际缓冲	
		目标值	缓冲		缓冲（2022）	近三年缓冲均值
工商银行	9.00%	10%	1.00%	14.03%	5.03%	4.51%
农业银行	9.00%	10%	1.00%	11.15%	2.15%	2.21%
中国银行	9.00%	10%	1.00%	11.84%	2.84%	2.47%
建设银行	9.00%	11%	2.00%	13.69%	4.69%	4.63%
交通银行	8.50%	—	—	10.06%	1.56%	2.02%
招商银行	8.25%	10%	1.75%	13.68%	5.43%	4.63%

数据来源：根据上市银行公布年报和股东大会资料整理。^①

① 仅含储备资本要求、逆周期资本要求以及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要求（已更新至2023年11月公布的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要求），不包括第二支柱资本要求。



著降低（图2）。商业银行需结合自身能力及可能的资本波幅水平，设置资本管理目标。

综上，其一，立足发展战略，建立与其相适应的中长期资本规划，明确资本策略，为战略规划顺利实施护航；明确管理目标，强化资本约束，为战略实施塑形。其二，坚持底线思维，平衡风险偏好需求，结合现行监管要求和潜在监管要求，设定具有合理缓冲的规划目标。其三，借助同业先进实践，校准自身资本规划目标，并结合自身管理能力，构建资本管理蓄水池。

四、策略建议

鉴于对战略需求、监管要求、行业实践和自身管理能力等制订资本规划关键要素的分析，结合当前行业形势，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是商业银行保障中长期资本规划顺利实现的具体路径。

（一）以价值为导向明确战略方向目标

以价值创造为核心的战略规划是资

本规划明晰目标的根本前提。价值创造是银行经营发展的核心目标之一，商业银行应当从业务视角向价值创造和可持续发展视角转变，促进战略理念升维。传统以营业收入和净利润为核心的战略规划，通常会面临“增收不增润，增润难增经济价值（EVA）”的逆流，这种逆流主要原因是收入无法反映业务信贷成本和经营成本等因素，净利润未反映资本成本，未真实体现价值创造能力。商业银行需制订以EVA为核心价值创造导向的战略规划，并不断拓展价值内涵，构造为客户、员工、股东、社会等创造综合价值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郝臣等，2022）。商业银行可立足外部形势变化，依托自身资源禀赋，制定差异化经营策略，加快商业模式转型；摒弃单一规模冲动，平衡息差收入等重资本业务和中收等轻资本业务的关系，明确错位经营战略方向；形成资本管理促进业务发展提升盈利、盈利为战略发展稳固资本基础的“量增、效显、本固”良性循环格局。

（二）以资本内生平衡为目标提振跨周期能力

打造资本内生平衡是当前发展阶段和形势下银行资本管理的关键。在资本供需错位的情况下，商业银行需围绕差异化战略增长极，构建穿越周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形成自身发展竞争“护城河”，建立以内生资本动能平衡资本需求为目标的中长期资本规划。随着银行业竞争加剧，银行业发展趋于成熟稳定，长期依靠外源资本补充的模式难以实现。中长期看，核心资本供给需以内源为主导，制订利润留存平衡核心资本需求的内驱式资本规划。理论上讲，内源资本补充为每年利润扣除分红派息后累计量，当净资产收益率（ROE） $\times$ 利润留存比例（即 $1 - \text{分红率}$ ）大于等于风险加权资产（RWA）增速时可实现内源性资本平衡。具体来看，在息差下行和经济下行风险暴露不断增加的背景下，息差可能进一步收窄，无外力的情况下核心资本充足率会迅速走低，中长期将面临资本底线击穿风险。商业银行需结合自身经营战略，从稳息差和控风险稳固内源资本基石、加快轻资本业务发展、优化耗用结构和缓解耗用速度等方面发力，建立内生资本平衡资本需求的中长期资本规划。在行业竞争加剧的形势下，需结合制造业转型升级、地区经济差异化发展、财富管理需求升级和数字转型等制定增长极，寻找再出发的发展蓝海。资产端，结合自身差异化策略，提升存量业务风险管控能力，强化增量业务前瞻性风险筛选和风险定价能力。负债端，优化负债

结构，建立多元化负债来源机制，并加强利率趋势研判，打造看未来的能力，强化负债动态组合管理。当前市场环境下，净利息收入下行压力可能越来越大，非息收入增长为轻资本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加速器，非息收入业务具有轻资本、高回报，但更多属于重资本的延伸业务，多需依托差异化战略拓展多元化能力。如顺应财富管理需求升级趋势，围绕客户体验，破解客户与产品及服务匹配瓶颈，寻找轻资本业务发展机遇，为内源资本平衡助力加速。

（三）建立附属资本滚动发行机制平衡资本成本

建立附属资本滚动发行机制是平衡中长期资本成本的有效着力点。内生平衡的资本规划可实现核心一级资本自平衡，但通常难以满足附属资本需求；且使用核心资本满足附属资本需求，不利于资本成本管控。一方面，可结合差异化资本充足率管理目标，统筹考虑附属资本工具付息成本和收益，以及因评级提升带来的融资成本影响等，建立利用二级资本债和永续债等外源资本补充工具稳固或提升资本充足水平的长效资本补充机制。当前我国监管机构实施金融债储架发行模式，商业银行自行决定发行结构，统一申请二级资本债和永续债等各类工具额度，有效期内自行择机发行。储架发行模式的建立使银行可有效构建滚动发行机制，结合市场环境、融资效率、融资成本等因素制定灵活调整的附属资本工具发行策略。另一方面，还需紧跟行业实践，加强创新型资本工具的



研究，形成科学合理的资本结构，实现资本组合不同成分的有机平衡。附属资本工具一般会设置应急条款，具有一定的损失吸收能力；建立附属资本滚动发行机制在实现资本成本平衡前提下，可有效提升紧急情况损失吸收能力，实现中长期持续经营发展恢复能力延展。

（四）不断提升资本精细化管理水平

不断提升资本精细化管理水平是实现中长期资本规划的重要抓手。商业银行需不断提升资本精细化管理水平，提升资本管理的应变性，确保资本规划目标顺利实现。银行经营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剧烈变化，银行只有在不断变化中保持主动预测未来的姿态，不断提升资本精细化管理水平，在变化中不断适时调整，才能持续保持健康发展活力，使资本管理保持应变性，实现与战略规划的动态协同。资本新规实施后，资本管理能力对资本占用的影响进一步凸显。为巩固资本使用效能，商业银行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完善精细化管理机制：编制中长期资本规划，建立以战略发展为导向、资本约束保定力、价值创造提质效的规划协同机制。建立以经济增加值为核心的配置机制，促进差异化战略增长方向构建。实施前中后台部门合力的精细化计量机制，夯实资本占用基础。建立财务预算、业务计划和资本计划的定期（月或旬）联动预测机制，强化资本约束和降低业务结构调整波幅影响。建立围绕风险调整后收益评价指标（含RAROC、EVA等）的考核评价机制，传导价值创造理念。加强预测监测的后评估，建立重大

资本影响事项监测报告机制，减缓资本缓冲需求。进而构建涵盖监管资本和经济资本的长效资本管理机制，保持资本管理应变能力，建立跨越周期的资本管理机制。

（五）主动转型作为，前瞻融入科技金融的浪潮

主动将资本管理与科技金融的浪潮融合是确保资本规划顺利实现的助推器。面对科技化浪潮，商业银行业务发展与科技不断融合，科技驱动商业模式不断迭代升级（张帆等，2023），商业银行资本管理需主动作为与科技金融融合发展，从自身科技能力建设和融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两个方面发力。一是加快推进资本管理数字化转型，助推将资本管理纳入银行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实现自身科技创新带动金融创新，为经营管理赋能。资本新规强调制度审慎、管理有效、业务数据掌握程度等，风险有效识别是准确风险计量的前提，为商业银行资本管理数字化转型升级和推动资本精细化管理水平提升提供了正向激励。要打破资本管理只是经营发展被动结果的错误理念，加快推进资本管理数字化转型升级，推动资本管理为业务赋能。依托数字化转型升级，将资本管理深入客户选择，实现风险配置匹配风险偏好；将资本管理融入定价管理，引领风险定价；将资本管理引入存量客户管理和抵质押管理，夯实资本基础，引导资本集约使用；利用数字化升级深化价值评估维度，将资本管理深入战略评估和绩效考核。同时，商业银行需把控科创投入节奏，确保与自身内源资本积累能力协调。



二是加快推进自身金融服务内容与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融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九次提到“科技”“创新”，并将“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作为2024年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与关键。商业银行需前瞻研究，主动作为，科学进行资本规划，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创新业务模式，如通过表内外联合的投贷联动等打破商业银行参与科技创新、引

领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的资本瓶颈约束；在这个过程中需有效协调轻资本业务与信贷等重资本业务协同，并警惕类似硅谷银行因资产负债不协调影响中长期价值创造能力的风险。整体上，商业银行应结合科技创新浪潮，将资本管理与银行经营深度融合，实现资本管理引领银行发展与科技创新全面贯穿、互促互持的良性循环。^[N]

学术编辑：张毓

参考文献

- [1] 阿德里安·杜彻迪,弗兰克·维尔特银行的未来[M].王睿聪,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
- [2]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第三版巴塞尔协议改革最终方案[M].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译.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
- [3]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A/OL].(2023-11-01)[2024-01-22].<https://www.cbirc.gov.cn/cn/view/pages/rulesDetail.html?docId=1134197&itemId=4214>.
- [4] 郝臣,石懿,郑钰镜.从治理指数看上市金融机构治理质量[J].金融市场研究,2022(02):9-20.
- [5] 马源,金玥.我国银行理财产品净值化实践[J].金融市场研究,2022(11):122-131.
- [6] 尚航飞,黎金定.基于资产负债管理的底层逻辑应对银行经营困境[J].商业银行经营管理,2023(2):18-25.
- [7] 王中.危机银行恢复和处置机制建设——基于对近期欧美银行风险事件的分析[J].金融市场研究,2023(11):7-16.
- [8] 于涛,陈道富,刘馨恬.中小银行发展环境的变化、挑战及应对[J].金融市场研究,2023(01):102-110.
- [9] 张帆,王文军,刘蕊.商业银行投贷联动量化策略及科创企业画像研究[J].金融市场研究,2023(09):56-67.
- [10] 张晓晶.“三重压力”下的债务可持续性[J].金融市场研究,2022(01):10-17.

"Tight Curse" or "Safety Net"?

—Medium and 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 Challenges at China's Commercial Banks

MA Kuo

(Postal Savings Bank of China Co., Ltd)

Abstract The combination of an unpredictable international market, pressures from an upgrading of the domestic economy, and the effects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has presented significant challenges to China's economic recovery and development. This has created substantial changes to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that the nation's commercial banks are facing, and led to a sharp increase in medium- and long-term pressure on capital management. Devising strategies for forward-looking capital planning under this new situation has become a core task of commercial bank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severe situation faced by commercial banks and conclude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effectively analyze the key elements of medium-to long-term capital planning while addressing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industry practices,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banks' internal management capabilities.

Keywords Capital, Capital Planning, Strategic Planning,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JEL Classification G21 G31 G32